

L'Étrange Défaite

奇怪的戰敗

布洛克(Marc Bloch) 著

陸元昶 譯

盧建榮(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專文導論



本書寫於1940年7月，即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被德國打敗之後。但於布洛克死後才出版，也是他的最後一本書，內容是對1940年法軍步兵猝敗於德國閃擊戰下的簡略評論。

二次世界大戰時，布洛克以53歲的年紀被動員徵召，放下家中的六個小孩，先在史特拉斯堡的參謀部服役，後來轉到第一軍參謀部擔任油料補給的任務。敦克爾克大撤退時抵達英國，再渡海回到法國的諾曼第，但因敵軍阻擋，轉向布賀塔尼地區，甚至脫去軍裝避開追捕。後來在中南部和家人會合，於此地寫下了他對法國戰敗的看法。由於他親身經歷戰敗的過程，甚至仍處在危險之境，但依舊清晰鎮靜的寫下對法國軍方的失誤檢討，其評判嚴厲但正確。



五南文庫 019

奇怪的戰敗

寫於一九四〇年的證詞

L'Étrange Défaite

布洛克 (Marc Bloch)

陸元昶 譯

五南文庫 019

奇怪的戰敗

作者 布洛克
譯者 陸元昶
發行人 楊榮川
出版總監 孟 樊
總編輯 龐君豪
企劃主編 歐陽瑩
責任編輯 吳尚潔
特約編輯 譚鍾瑜
封面設計 郭佳慈

出版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F
電話 (02) 2705-5066
傳真 (02) 2709-4875
劃撥帳號 01068953
戶名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9年7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台幣24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本書根據巴黎自由射手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譯出
中文譯稿由彼岸學術出版策劃室（汪宇）授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奇怪的戰敗 / 布洛克(Marc Bloch)作；陸元昶
譯。--初版。--臺北市：五南，2009.07
面；公分。--(五南文庫；19)
譯自：L'Étrange Défaite

ISBN 978-957-11-5651-4(平裝)

876.57

98008568

寫於五南文庫發刊之際——

不信春風喚不回……

在各項資訊隨手可得的今日，回首過往書香繚繞情景，已不復見！網路資訊普及、媒體傳播入微，不意味人們的智慧能倍速增長，曾幾何時「知識」這堂課，也如速食一般，無法細細品味，只得囫圇嚥下！慣性的瀏覽讓知識無法恆久，資訊的光速致使大眾正在減少甚或停止閱讀。由古至今，聚精會神之於「閱」、領首朗頌之於「讀」，此刻，正面臨新舊世代的考驗。

身為一個投入文化暨學術多年的出版老兵，對此與其說憂心，毋寧說更感慚愧。自身的成長，得益於前輩們戮力出版的各類知識典籍。而今，卻無法讓社會大眾再次感受到知識的力量、閱讀的喜悅、解惑的滿足，這是以傳播知識、涵養文化為天職的吾人不能不反躬自省之責。值此之故，特別籌畫發行「五南文庫」，以盡己身之綿薄。

文庫，傳自西方，多少帶著點啟迪社會大眾的味道，這是歷史發展使然。德國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世界文庫」、英國企鵝出版社的「企鵝文庫」、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的「七星文庫」、日本岩波書店的「岩波文庫」及講談社的「講談社文庫」，為箇中翹楚，全球聞名。華人世界裡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

庫」、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也都風行一時，滋養了好幾世代的讀書人和知識份子。此刻，「五南文庫」的出版，不再僅止於啟蒙，而是要在眾聲喧嘩、浮躁不定的當下，闢出一方閱讀的淨（靜）土，讓社會大眾能體驗到可藉由閱讀沉澱思緒、安定心靈，進而掌握方向、海闊天空。

五南出版公司一直致力於推廣專業學術知識，「五南文庫」則從立足學術，進而面向大眾，以價廉但優質、厚實卻易攜帶的小開本型式，取代知識的「沉重與昂貴」，亦即將知識的巨大形象裝進讀者的隨身口袋，既甜美可口又和善親切。除了古今中外歷久彌新的名著經典，更網羅當代名家學者的心血力作，於傳統中展現新意，連結過去與現在。

人生是一種從無到有，從學習到傳承的不間斷過程。出版也同樣隨著人的成長而發生、思索、變化與持續，建構著一個從過去到未來的想像藍圖，從閱讀到理解、從學習到體會、從經驗到傳承，從實踐到想像。吾人以出版為職責、為承諾，正是希望能建構這樣的知識寶庫，希冀讓閱讀成為大眾的一種習慣，喚回醇美而雋永的閱讀春風。

發行人

柯希川

二〇〇八年六月

為亡國作見證

盧建榮

一

馬克·布洛克是一位偉大的現代法國史家。他的研究專業領域是歐洲中古史，表面上看來，與當代法國沒多少相關。可是，他卻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敗於德國乙事作出沈痛的反思，而寫下了《奇怪的戰敗》一書，冀望留給日後復興法國的新生代作見面禮。一位出色當行的歐洲中古史家，竟然提筆寫了一本當代史，而且是熱騰騰的當代史——法國一投降德，布洛克就迫不及待完成該書，只是一時無法出版就是了。一位中古史家緣何替一眾現代史家借箸代籌呢？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筆者想先講布洛克其人及其學術志業。

二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時齡五十三歲的布洛克，立即丟下巴黎大學的教職，接受國家徵召從軍去也。由於他是一次大戰的戰爭英雄，乃配帶上尉軍銜為國效力。布洛克是猶太人，在一次大戰後歐洲陷入反猶太的狂潮中，法國也不例外，照說布洛克飽受反猶太氛圍的折磨，但他依舊不改其

認同法國、認同法國文化和民族性。日後他在遺囑之中，表示不依猶太喪禮，他的理由是熱愛法國這個祖國。事實上也是如此。法國投降之後，這位名噪一時的歷史家即從事地下抗德工作，直至被捕為止。他被槍斃的時間距離大戰結束不到數月光景，享年五十八歲。這是一位劍及履及、不徒託空言的歷史家，並且以生命來實踐他一生的信念。

第一次大戰期間，布洛克跟許多低階軍官一樣，在泥濘及膝的戰壕中度过那漫長的戰時歲月。在戰後復員時，他在亞爾薩斯省的史特拉斯堡大學找到一份教職工作。亞爾薩斯省是新近甫從德國手中光復的一個省，它先前在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才割予德國的兩個省之一。一九一八年法國重新拿回亞省之後，為了補償該省受敵國統治四十七年之苦，乃在該省大事建設並給予許多經濟資助。史特拉斯堡大學正是這一補償政策下的一項德政成果。然而，史特拉斯堡大學再怎麼受法國內閣垂顧，一項不可改變的事實是，它畢竟地處法國的邊陲，再如何灑錢給它，也無法與文化中心的巴黎大學相提並論。這是布洛克一心想離開、卻一時離不開的一個職場。儘管如此，布洛克還是在那裡踏出震驚舉世史壇的第一步。

布洛克的同事之一，費夫賀，很快因與布洛克英雄相惜的緣故，兩人決定創辦一份國際性的歷史學刊物，不想竟然一炮而紅。費夫賀很快就獲致巴黎的教職，而離開史特拉斯堡大學，留下布洛克一人在那裡時而怨天恨地。兩人兩地分隔卻不影響其企圖改變法國史學權力版圖的雄心壯志。講到這裡，我還是一語道破這兩人的事業究竟，他們開創了至今舉世聞名的年鑑學派（按：「年鑑」一辭是個錯譯，他們倆力主以社會科學治史來充實史學的內涵，怎麼說，都不是那種將歷史操作成斷調朝報的小家子作

風)。只不過，在布洛克生前，這個學派仍處在奮力向前的奮鬥時期。布洛克還來不及享受他的學術聲望即死於非命，殊為可惜。

布洛克的史著在近三十年來，只有兩本被譯成中文：其一、《封建社會》，其二、《史家的技藝》。《年鑑史學雜誌》成立於一九二九年，到今年二〇〇九年，恰值八十週年，在這值得紀念的時刻，五南出版社適時推出《奇怪的戰敗》這本中譯，算得上是為這位歷史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中文世界，再沒有比這樣的方式對布洛克表示崇高的推崇的了。

三

一九三九年法國慘敗於德國，這是個血淋淋的事實。此事就一般史家而言，是一件突發而短暫的戰爭史，但對於像布洛克這樣的新史學運動的發軔者而言，就不是一件戰爭史可以窮盡此事的原委了，更何況對布洛克而言乃是錐心刺骨的一頁痛史呢。

事後的戰史專家異口同聲指出，德國發動閃電戰術、以及繞過德法邊界的馬奇諾防線、並假道比利時的集中兵力於一點戰略，給予法國嚴重一擊。這點在布洛克書中一開始就已指出，只是他不把它當重點，否則布洛克就不是布洛克，早就淪為憑藉事後之明的平凡史家了。布洛克的書在反省這件事情上，以三個面向、且層層進逼的方式呈現法國未戰先敗的種種疲相。他把事物分成表層、中層，以及深層三個面向去逐層剖析此中原故。在表層上，主要是他個人的大戰親歷記，這些表象的事物好比秋天的一片落葉，但敏銳如布洛克，已嗅出秋天的氣息。在中層上，他強調是一位失敗者對事件的陳述，但已經不

是只聚集於大戰進行中的事，而是合併戰前相關物事，以及戰後一些點點滴滴進行反思。在深層上，他訴求的是千千萬萬顆法國的良心，亦即透過倫理學的角度去看待法國亡國這件事之所以發生。

沒錯，德軍的速度、德軍的武器更新（主要是坦克和轟炸機），是法軍一上戰場就強烈感受出了。整個軍事行動的相形見絀，不應該只是法國國防部和參謀本部出了問題，而是法國全面的領導出了問題，而全面領導出了問題，追源溯始是舉國的教育和心靈出了嚴重的偏差。一言以蔽之，軍事上的遜色還只是物質層面中物事，整個法國心智上的弱化和老化，才是可怕至極的事。這是布洛克在法國一慘敗、馬上痛定思痛所作的反省，而且是第一時間即作了如此深刻的反省。在大戰結束後許多年的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法國慘敗還圍繞在軍事上不如人這一點上，有所不知的是軍事遜色正是整個法國民族心靈失調下的產物，軍事只是其中一端耳。布洛克嘗試指出的是全面性且整體性的落伍，才真正可怕。布洛克書中屢屢指出，一九三九年的法國菁英階層在心智上停留在一九一八年的水平，而德國早就掙脫了一九一八年的窠臼。質言之，德國以擁抱新事物徹底擊潰豫自抱殘守缺的法國民族。布洛克沈痛指出，比利時戰場的潰敗和敦克爾克撤退指引法國下一步行動的竟是放棄國內抵抗。而放棄國內抵抗的思考著眼點竟然會是不讓有一萬人人口的城市遭到兵燹之破壞這一點。對法國人而言，城市文明是人類的終極文明，莫因戰爭而毀之。但對布洛克而言，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才是人類文明的終極威脅者。

法國的對手是希特勒，是希特勒背後的納粹主義，可法國上上下下對其對手毫無所知。關於這一點，布洛克隨身攜帶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他服務的軍情部門沒有一人讀過《我的奮鬥》。在遭遇德軍痛擊了，法軍才慌忙想知道其敵人究竟是何許人。這不是太遲了嗎？讀者讀至這一情節，法德軍事力

量的消長歸根究柢是文化力量的消長，這樣的心得就呼之欲出了。想來德人克勞塞維茲寫的《戰爭論》亦非法國所偵悉了。否則布洛克對於德軍的戰法不會太驚訝才是。布洛克倒是對法國有恃無恐的一戰善後謀略，即馬奇諾防線，和對德魯爾工業區的佔領，三致其意，認為憑此即足以致敵於死地。沒想到，防線再堅固，再如何控制對手重業區，都不足以屈敵，法國真正忽略的是敵人心智的迅速成長，這才是敵人的可怕所在。法國只看到有形力量（即硬實力），卻看不到對手的無形力量（即軟實力），這才是雙方的勝負之機。

布洛克筆觸所及，從軍隊領導、到領導階層的教育在出色不說，還從軍事體制談到議會政治、左右意識形態之爭等等政治／文化層面，這方面我就不去多說它，留待讀者慢慢品味。總之，這一部分可令讀者見識到一位出色當行新史家的厲害！連帶所及，舊史學、舊史家可以去矣！

法國的亡國之痛，一九三九年是一次的話，上一次是一八七一年，是布洛克出生前十五年的事，他生得晚，未能躬逢其盛。不過，兩次相比，上一次較為輕微，普魯士軍兵臨巴黎危城，巴黎當局在與敵簽下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後，亡國危機就解除了，法國損失是局部的，只是第二帝國政權的絡結，以及東北國境兩省的割讓。一九三九年這次則大大不同。德國這次存心永遠佔領法國，還拈出一個漂亮的口號：鄉村法國和工業德國攜手共進之類的話。如果不是英、美、俄三國大力抗德，法國確實亡於德國。當然，我們事後才瞭解到二十世紀的大事是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意識形態的集體對抗，這之中希特勒只是一個插曲，他跑出來攪局了一下。但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的布洛克並不知有如上發展。

相對於法國人，中國人的亡國經驗可豐富多了，可是歷史家作深切的反省嗎？南宋亡了，史家胡

三省窮一生之力寫下《資治通鑑注》一書，明朝亡了，史家宋應星寫了《思憐篇》，史家陳邦詹寫了《明史紀事本末》，史家黃宗羲寫了《明夷待訪錄》。這裡面，華夷二元對抗思維有，卻見一堆瑣瑣屑屑的史事，抓不到漢人文化的缺失。又如，國共鬥爭中國國民黨敗戰來台，我們至今不曾見到任何史家作深刻反省後筆之於書的。反省自己以及認知異己是一體之兩面的，這一向是漢人的大弱項。在此，布洛克一書的引進，正是有助於改善漢人文化的大弱項。

四

最後，我要回到本文開筆的提問：身為中古史家的布洛克何以要解答其生命當下現代史的問題？

布洛克認為，當代的事就深層結構而言，都可追索到遙遠的古代。在此，他有所警解。他說，潮汐的演變律則，不能只看眼前海面物事，要看到天上的星辰。他書中三致其意的是，昨日的智慧往往變成今日的愚蠢。這些都在說明，空間的遠近和時間的前後不是那麼絕對，眼前的近身事物往往與遠處的密切相關，古老的智慧經不起時間的淘洗，有變成不是智慧的可能。所以，古往今來，遠方近處互相聯結，不可以僵固的心靈去看待存在的事物。身為現代新史學的發軔者，布洛克要提倡的研究方法，是要能透視表象事物內裡的深層結構的東西。這種東西在布洛克的後繼者看來，被統一一叫做心靈結構的事物。從讀這本書當中，讀者可以強烈感受到布洛克要追尋的正是法國人的心靈結構，及其如何致敗的原由。只是布洛克當時還沒有「心靈結構」這個詞語罷了。

布洛克生前沒能料到，由他及其至交費夫賀所創立的法國史學派，會稱雄世界史壇垂六十年之久，

迄今屹立不撓。他更沒料到，台灣從七〇年代有人提起他，歷經八〇年代，他的學派開始令台灣讀者如雷灌耳，到今天，他以生命澆灌寫下的此書得以在台出書。安息吧，一代大師。

「我坦率地說：我希望，無論如何，我們還有血要澆灌……我說的不是我自己的，我對自己的鮮血並不看重……」

馬克·布洛克，一九四〇年九月

目次

盧建榮導讀：爲亡國作見證	5
第一章 證人的介紹	15
第二章 一個失敗者的陳述	43
第三章 一個法國人的良心檢驗	153
馬克·布洛克的遺囑	205

第一章 證人的介紹